

# 城市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与健康行为

周素红<sup>1,2</sup>, 宋江宇<sup>1,2</sup>, 文萍<sup>1,2</sup>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510275

2. 广东省公共安全与灾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广州 510275

**摘要** 流动老年人是中国老龄化和城市化家庭迁移背景下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日常活动及其派生的社会交往和健康行为是影响他们身心健康的重要方面。通过梳理已有研究, 将流动老年人分为务工型、休闲度假型、随迁型3种类型, 并提出了基于日常活动的流动老年人身心健康影响框架, 即不同类型的流动老年人由于养老模式的不同, 决定了其日常活动及其派生的社会交往和健康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 进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 流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 又受宏观层面户籍、养老、就医体系制度环境、中观层面活动空间环境和微观层面老年人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因此, 在“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积极老龄化战略下, 需要为流动老年人提供差异化分类公共服务, 优化其日常活动环境, 提供精细化监测和管理日常活动与健康行为技术支持等, 以积极应对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身心健康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 流动老年人; 日常活动; 健康行为; 异质性

“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将突破3亿, 积极老龄化受到高度重视。随着老龄化和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深入,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到老年阶段, 人口流动呈现从个体迁移向家庭迁移转变的新趋势, 2015年中国流动老年人已超过1800万<sup>[1]</sup>。一般研究将达到老年人口年龄标准(60周岁), 离开户籍地生活、在迁入地未获得当地户口的老年人界定为流动老年人<sup>[2]</sup>。户籍是流动老年人获取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前提<sup>[3]</sup>, 虽然相当比例的流动老年人已经稳定地在迁入地城市居住

和生活, 但由于不具备当地户籍, 他们并没有真正被当作城市的主体<sup>[4-5]</sup>。流动老年人兼有年老和流动的特征, 在“健康老龄化”的背景下, 提升流动老年人的健康水平是人口城镇化和老龄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心理、身体和社会适应等多个维度, 即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的健康。不同学科针对流动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留居意愿、社会融入、健康就医等方面的已有研究可以纳入这一框架中。日常活动是流动老年

收稿日期: 2020-11-11; 修回日期: 2021-03-02

基金项目: 广东省重点研发领域研发计划项目(2020B020201000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48, 41801162)

作者简介: 周素红, 教授, 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城市交通、城市政策与地理信息科学, 电子信箱: eeszsh@mail.sysu.edu.cn

引用格式: 周素红, 宋江宇, 文萍. 城市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与健康行为[J]. 科技导报, 2021, 39(8): 36-43;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21.08.004

人日常生活的重要表征,是衡量流动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维度<sup>[6-7]</sup>。每个流动老年人根据实际情况和时间预算来规划不同类型的日常活动,如睡眠、饮食、健身、社交、休闲、购物、就医、个人护理等。其中,就医、健身等健康行为与其身心健康息息相关,而休闲、健身活动中的社会交往有利于流动老年人融入迁入地城市。另一方面,流动老年人内部异质性较大<sup>[8-9]</sup>,不同类型老年人的迁移模式<sup>[10]</sup>、日常活动及其派生的社会交往和健康行为均不相同,使其健康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

国内学术界对流动老年人研究起步较晚,相应的研究文献数量较为有限,且通常忽略了流动老年人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将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研究,或是关注其中某一特定的亚群体。流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往往源于他们的日常活动及其派生的社会交往与健康行为。基于此,本文通过已有文献梳理,将流动老年人进行分类,综述针对其日常活动的相关研究,尝试通过活动视角分析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及其派生的社会交往、健康行为与其身心健康的关系,以期为促进流动老人的身心健康提供参考。

## 1 不同类型城市流动老年人的特征和健康状况

### 1.1 流动老年人类型划分

流动老年人作为一个群体,存在多种流动的模式,包括:年轻时期到城市务工经商的就业迁移,直到老年都留居在迁入地城市,但并未获得当地户籍<sup>[9]</sup>;随着季节变化,周期性改变居地休闲度假的“候鸟式”迁移<sup>[11]</sup>;因生理衰老、配偶离世,生活需要照料,随迁投靠子女养老的迁移;因异地城市儿女工作繁杂,无暇顾及家务,又有适龄孙子(女)需要照料,随迁支援子女的迁移<sup>[12]</sup>。

基于以上流动模式,并参考相关研究<sup>[13]</sup>,根据不同的迁移动机,将流动老年人分为务工型<sup>[14]</sup>、休闲度假型、投靠或支援子女的随迁型流动老年人3种类型<sup>[15-16]</sup>。务工型流动老年人具有“经济、生活

导向”特征;休闲度假型流动老年人的迁移具有“环境导向”;而随迁型流动老年人的“家庭导向”较为明显,符合现代扩展家庭模型的假设<sup>[17]</sup>,具有东亚文化特色<sup>[18]</sup>。

### 1.2 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特征

在数量和社会属性方面,务工型流动老年人占比22.5%<sup>[1]</sup>,受教育程度要普遍低于其他流动老年人<sup>[8-9]</sup>,其中,男性务工型流动老年人比女性占比更高。休闲度假型流动老年人在数量上占比最小,通常有较好的经济支持,一般集中在气候适宜、风景优美的城市,如海南、云南、广东等南方沿海省份的城市。随迁型流动老年人数量最大,占比将近70%,其中,又以支援子女随迁型流动老年人居多,占流动老年人的43%,大部分为低龄女性老年人,承担照护隔代孙子女和料理家务的家庭责任<sup>[9,15]</sup>;投靠子女随迁型流动老年人占比为25%,但纯粹年老体弱、要子女照顾的占比较小<sup>[9]</sup>,以高龄且身体机能衰退的老年人为主,失去伴侣的比例较高。

在空间分布方面,务工型流动老年人根据其从事行业的不同而分布,总体分布在城市的流动人口集聚区,如商业中心周边、城中村及近郊地区,并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地自然老化。休闲度假型迁移的流动老年人支付能力较强,往往选择在气候适宜、环境优美海滨、河流、湖泊、公园等周围居住<sup>[11]</sup>,甚至催生了迁入地城市养老地产、社会养老机构等。随迁型流动老年人跟随子女居住,主要聚集在一些外来人口集中的商品房社区<sup>[12,20]</sup>。

在养老模式方面,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的家庭情况、养老意愿和失能程度不同<sup>[21-22]</sup>,务工型流动老年人在迁入城市有工作经历和相对长期稳定的生活基础,以居家养老为主。休闲度假型流动老年人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度比较高,经济能力较强,身体机能较好,相对集聚于环境优美、具有较大室外活动场地的社区或社会机构中养老<sup>[11]</sup>。大部分支援子女随迁型的流动老年人和部分投靠子女随迁且具有自理能力的流动老年人,居家养老是他们的养老选择<sup>[23]</sup>;而半失能或重度失能的投靠子女随迁型流动老年人的养老,不但需要家庭、社区的支持,在经济条件允许下可能需要专业的机构

护理<sup>[24]</sup>。

### 1.3 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流动老年人的平均年龄相对一般老年人较低,其健康状况整体上好于一般老年人,但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的健康基础不同,日常活动及其派生的社交活动和健康行为存在差异,往往呈现不同的健康状况<sup>[25]</sup>。务工型流动老年人由于长期从事制造业或商贸服务活动,对健康的损耗较大,但也有研究表明,一些城市的务工型流动老年人表现出一定的健康优势,适当强度的工作也可能使得务工型流动老年人的慢性病发病率较低<sup>[26-27]</sup>。休闲度假型流动老年人健康状况与经济收入、性别、伴侣情况关联密切,失能比例较小,不到1%<sup>[28]</sup>,绝大部分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意识比较高,有体育锻炼、生活保健的习惯<sup>[9]</sup>。未失能的随迁型流动老年人一般健康状况较好,尤其是支援子女的随迁型流动老年人相对低龄,需要良好的健康状况投入到家务劳动为子女分忧。但忙碌之中可能对自身生活的质量和健康缺乏明确的关注<sup>[24]</sup>,造成不利身心健康的影响<sup>[29]</sup>。而失能、半失能的流动老年人,以及年龄较大的投靠子女养老的随迁型流动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则需要子女照料。

综上,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在社会经济属性构成、迁移导向、空间分布和养老模式方面存在一定异质性,导致了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拥有不同的日常活动安排。而日常活动安排,尤其是休闲、交往活动和健身、就医行为,是促进流动老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户籍原因,不同地区、不同属性的流动老年人享受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福利政策大不相同<sup>[30]</sup>,无法就近享受到迁入地城市的一些福利<sup>[31]</sup>,对流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形成约束。因此,有必要深入探究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及其对流动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

## 2 城市流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

不同类型的流动老年人在日常活动的时间安排、活动频率及活动范围等方面存在不同的特征;

由日常活动派生而来的社会交往活动是重构流动老年人社会网络的重要环节,与流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息息相关。

### 2.1 日常活动特征

由于每天24小时是恒定的,一种类型活动时间的增加意味着另一种活动时间的减少,每个流动老年人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分配自己每天的时间预算(time budget),进行不同类型活动时间、活动链以及活动地点的安排<sup>[32-33]</sup>。务工型流动老年人需要分配更多时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休闲度假型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自由度相对其他流动老年人更大,休闲、社交时间更多。支援子女随迁型流动老年人和具有自理能力的投靠子女随迁型流动老年人,在“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自觉影响下<sup>[34]</sup>,一般将子女家务照料及隔代孙子(女)的照护视为责任,其日常活动安排更多围绕子(女)或隔代孙子(女)<sup>[35]</sup>。特别是需要照护隔代婴幼儿的流动老年人,他们的日常活动安排受时空约束十分严重,甚至休闲、社交活动时间需要向家人争取<sup>[15]</sup>。半失能或重度失能的投靠子女随迁型老年人虽然时间充裕,但是其移动性的丧失或半丧失,严重影响了日常活动的参与水平。

受日常活动时间约束,流动老年人的活动频率和活动范围将受限制,进一步影响休闲、健身的机会和社会交往。尽管目前还缺乏流动老年人尤其是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特征的研究,但已有老年人的活动研究发现,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围绕社区展开,大多集中在家周边1 km内的空间<sup>[35-36]</sup>,活动类型较为单一,包括购物、休闲、就医等活动<sup>[37-39]</sup>以及活动之间的出行。相比一般老年人,流动老年人在迁入城市生活的相对较短,对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存在信息盲区<sup>[40]</sup>,同时大部分流动老年人承担一定的家庭责任,受到更大的日常活动时空约束。因此,流动老年人的活动范围小于一般老年人,活动地点和时间通常比一般老年人更为固定。

### 2.2 社会交往活动

日常活动派生的社会交往是影响流动老人身心健康的重要方面。流动老年人脱离了原有熟悉

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网络到大城市生活,但还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与迁入地城市的文化和价值观有一定冲突,因此需要通过日常活动中的社会交往来适应和调试,尤其是社交、健身、休闲等活动都为拓展老年人的家庭外社会交往提供了机会。

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的社会交往存在差异。务工型流动老年人在迁入地城市生活的年限最长,大多在老年阶段前就迁居流入城市<sup>[8]</sup>,有一定工作经历和本地社交网络,他们的社会交往和适应相对较好。休闲度假型流动老年人一般聚居于气候适宜、环境优美的环境中,他们更倾向于与同类型老年人进行社会交往,一起参与健身、购物、出游、社交等日常活动<sup>[11]</sup>。身体机能尚好的随迁型流动老年人,其生活围绕子女家庭展开,尤其是部分照护隔代未成年孙子女的流动老年人,社会交往机会较少,范围窄<sup>[41]</sup>,但容易与同样照护孩童的老年人相互交谈<sup>[42]</sup>。

社会交往和适应对流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sup>[43-44]</sup>,具体包括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等维度<sup>[44-46]</sup>。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够缓解迁移带来的文化隔阂和个体异质性导致的疏离感<sup>[47]</sup>。一些研究发现,组团参与广场舞、太极拳等活动是流动老年人社会融入的一条有效途径,不仅能够打破流动老年人的社交区隔,还能帮助他们得到群体归属感<sup>[5]</sup>,促使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行为等不同层面尽快融入城市社会<sup>[48-51]</sup>。同时,社会交往过程中,可能拓展流动老年人对居住地及其周边的健身行为(健身、就医等)设施信息的了解,在同伴的陪同下进行更持续和有粘性的健身活动。

### 3 城市流动老年人的健康行为

健康行为指为了促进身心健康而进行的各种活动,本文聚焦于流动老年人日常的健身活动和就医活动。流动老年人通过健身等主动健康行为,积极改善和维持自身健康状况。但在不得不求医问药时,他们在迁入地城市仍然面临着就医能力和医疗保障等多重障碍。

#### 3.1 健康行为

##### 3.1.1 健身行为

健身行为是由骨骼肌收缩导致能量消耗的运动行为,包括工作和家务中的健身行为、交通中的健身行为和休闲中的健身行为<sup>[52]</sup>。流动老年人休闲中的健身行为有竞技类健身,如打球、跑步、游泳等,休闲类健身,如散步、跳舞、舞剑、放风筝以及器械类健身<sup>[40]</sup>。步行作为中国老年人普遍偏好的健身方式<sup>[53]</sup>,其活动强度适中又容易嵌入生活,交通性步行、休闲性步行与老年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密切<sup>[54]</sup>。流动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积极健身锻炼、控制饮食等方式,调整和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虽然目前对流动老年人的健身活动研究不多,但已有研究表明,久坐会增加老年人肥胖、慢性病的患病率,健身活动可以保持老年人能量平衡,减少慢性病并发症<sup>[55]</sup>。而老年人的健身行为与建成环境,尤其是邻里范围的建成环境息息相关,适当密度、多样性的设施密度和宜人的公共空间(公园、广场等)设计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健身行为<sup>[36,53]</sup>。

休闲度假型流动老人健康养生意识强,主动健身行为最为普遍。休闲度假地适宜的环境和季节性气候调节也促进他们的健身行为。务工型流动老人的日常的工作和家务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体力活动的机会,但过度的体力活动可能对他们的健康有消极的损耗作用。随迁型流动老年人,尤其是承担较多家务责任的支援子(女)的随迁型流动老年人,家务和接送孙子女上学过程中进行一定的健身行为,但他们的休闲性健身行为的时间则受到压缩<sup>[24]</sup>。半失能、失能的流动老年人要完成健身行为较为困难。

##### 3.1.2 就医行为

随着身体的自然老化和生命历程生理机能的衰退,流动老年人将不得不面临健康问题和相应的就医行为。但是,他们可能由于长期忙于生产经营活动或家庭事务(尤其是需要照护小孩)而无暇自顾,或者由于在迁入城市生活时间相对较短而对当地医疗设施存在信息盲区,从而放任小病自愈,未能及时就医,或没有足够的就医时间完成质量较高

的就医活动<sup>[24]</sup>。因此,流动老年人健康档案建立比例较低,就医率偏低。超过1/2的流动老年人在患小病时选择的是自己买药或等待自愈等非正规治疗,而非通过正规门诊治疗,将近1/5的流动老年人患大病没有进行及时住院治疗<sup>[25]</sup>。

不同类型流动老年人的就医活动存在差异<sup>[21]</sup>。务工型流动老年人更偏向自己买药等方式进行自我治疗,尤其是男性老年人,小病后选择就医的可能性较低<sup>[8,25]</sup>。休闲度假型流动老年人经济收入较好,对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关注意识比较高,往往康养就医就是休闲度假的目的之一<sup>[11]</sup>。有退休金或养老金的随迁型流动老年人,经济较为独立,及时治疗疾病的比例较高;而无退休金或养老金的随迁型流动老年人,对家庭依赖性较强,家庭的经济支持与其就医存在显著的关联关系<sup>[25]</sup>。

### 3.2 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

除了受流动老年人自身社会经济属性、家庭经济支持和社会网络资源等因素的影响外,日常活动安排是影响他们健康行为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在一天24小时的活动时间约束下,流动老年人计划更多的家庭事物、照护隔代孙子女等活动,则意味着他们健身、就医的时间被压缩,活动质量降低。另一方面,健身设施和就医设施的可达性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流动老年人在迁入城市生活的时间相对较短,对城市的医疗设施存在信息盲区,可能无法匹配到适合的设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流动老年人可以通过社交活动来获取如健身设施信息和就

医流程、医院医生的医疗水平等就医信息。同时,同伴的陪同使得流动老年人的健身活动(如散步、广场舞等)更持续和有粘性;病友共情与朋辈示范也会影响流动老人的就医行为<sup>[56]</sup>。

流动老年人的健康行为,尤其是就医行为还受到医疗保障制度的约束。大多数流动老年人没有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其就医行为受到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制度的制约<sup>[20,56]</sup>。中国目前的医保制度仍然与户籍紧密相关,医疗保险异地结算、养老保险跨地区(跨省)领取、养老服务异地对接等问题尚未妥善解决,流动老年人由于不具有迁入地城市的户籍,无法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偏低。

## 4 结论

不同迁移类型的流动老年人由于养老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其日常活动及其派生的社会交往和健康行为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同时,流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又受宏观层面户籍、养老、就医体系制度环境、中观层面活动空间环境和微观层面老年人不同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基于此,针对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面临的困境和挑战,通过“分类-环境-日常活动-健康行为”的分析框架(图1),提出差异化流动老年人类型管理、优化宏观制度环境和中观活动空间环境、优化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等措施来提升流动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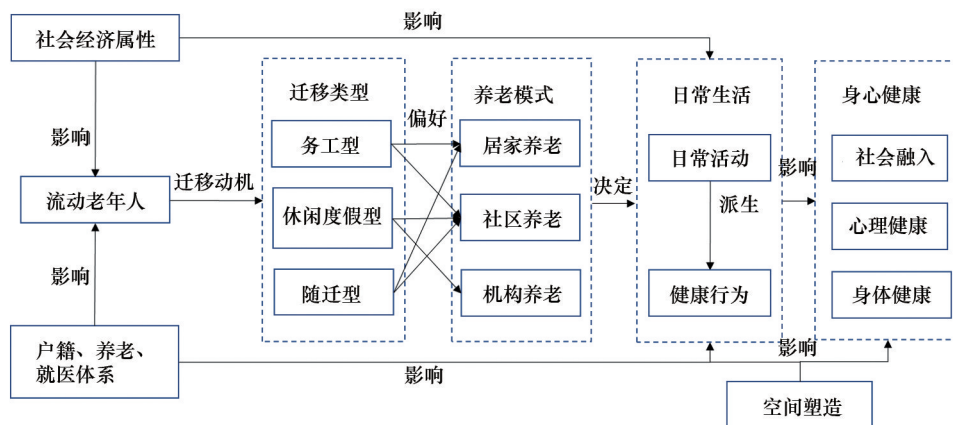


图1 城市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与健康行为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机制及对策

不同类型的流动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和日常活动安排不同,其健康行为差异较大,需要为流动老年人提供差异化的分类公共服务。务工型流动老年人仍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制约其日常活动的重要因素,需要评估其对其他日常活动的约束和对身心健康的损害程度,并充分发挥务工型老年人在迁入地城市拥有的较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社交网络的优势。休闲度假型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较好,但其社交范围和类型可能对他们的限制较大,需要引导他们与迁入地城市更多样的人群与机会进行交互。随迁型流动老年人的家庭结构和责任是制约其日常活动的主要因素,需要适当“减负”以保证他们的休闲、社交、健身时间。对于半失能、失能的流动老年人,其日常活动障碍大,一些细部环境设计等措施可能极大改善他们的日常活动便利性,通过提升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来促进身心健康。

优化影响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的约束环境。宏观层面上,优化户籍、养老、就医体系制度,在省级层面甚至国家层面加快统筹,破除区域之间的养老保障制度性障碍<sup>[57]</sup>,并借助互联网及时、开放、共享等特点,结合智能识别和数据挖掘,实现流动老年人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社保、医保等信息共享、网络认证。在中观层面上,提倡建设小而有趣的开敞空间,强调注重营造具有文脉的场所<sup>[58-59]</sup>,发挥广场和公园等休闲空间的社会功能,优化良好的公共空间设计<sup>[60-61]</sup>和加装电梯、无障碍通道等细部环境设计。以空间作为载体,提高流动老年人步行频率和舒适度,促进流动老年人之间、流动老年人与其他群体间相互交谈、共同娱乐<sup>[62]</sup>。

日常活动与健康行为是分析框架中影响流动老年人健康的核心和落脚点,分类精细化管理和优化环境均是围绕减少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的时空间约束和制度约束。需要关注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体系,精细化分析流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安排,研究流动老年人休闲活动、社交活动、健身活动的时空间变化,以及相应对城市、社区周边社交场所、休闲设施的利用程度,将城市设施与他们的活动系统进行对应配套和规划<sup>[38]</sup>。利用可穿戴式设备、智能感知、移动医疗、健康大数据等新型

数据和技术智能采集流动老年人的生理健康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和精细化监测评估,发展特定疾病的预警和康复、健康管理等体系。通过落实流动老年人日常活动和健康行为的精细化监测和管理,切实提升他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

“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向中度老龄化,但增长率相对未来仍然较为平稳,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健康和养老的重要窗口期。“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应该说,流动老年人是城市积极的人力资源和银发经济的来源,要深入关注他们的日常活动、健康状况。城市规划和管理应进一步研究流动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健康的关系,将优化户籍、养老、就医体系和设计促进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作为抓手,引导流动老年人合理的日常活动安排,尤其是倡导科学社会交往和健康行为,以此呼应“十四五”规划在发展养老产业、服务体系和完善养老保险方面做出的部署。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M].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5: 1.
- [2] 廖爱娣. 中国流动老人研究现状及展望[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2): 13-20.
- [3] 孟向京, 姜向群, 宋健, 等. 北京市流动老年人口特征及成因分析[J]. 人口研究, 2004(6): 53-59.
- [4] 任远, 邬民乐.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文献述评[J]. 人口研究, 2006(3): 87-94.
- [5] 刘志林, 冯叶. 住房、社区与“乡-城”移民的社会融入——基于四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J]. 规划师, 2016, 32(11): 11-15.
- [6] 柴彦威, 李峥嵘, 史中华. 生活时间调查研究回顾与展望[J]. 地理科学进展, 1999(1): 70-77.
- [7] Cao X, Chai Y. Gender-role based differences in time allocation: A case study of Shenzhen, China[EB/OL]. [2021-01-12]. <http://www2.hhh.umn.edu/publications/3963/document.doc>.
- [8] 梁宏, 郭娟娟. 不同类别老年流动人口的特征比较——基于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18, 24(1): 94-108.
- [9] 任远, 金雁, 陈虹霖. 多类型和具体文化制度环境下的

- 老年人口迁移流动:一个解释性的框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4): 143-155.
- [10] Wiseman R F, Roseman C C. A typology of elderly migration based on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J]. *Economic Geography*, 1979, 55(4): 324-337.
- [11] 黄慧. “候鸟式”异地养老群体的养老质量研究——基于三亚市的个案分析[J]. 特区经济, 2020(4): 58-60.
- [12] 谢森, 周素红. 就地老化与居住迁移:广州市中心城区老龄化地域空间格局的变化及动因[J]. 规划师, 2014, 30(10): 96-103.
- [13] Walters W H. Place characteristics and later-life migration[J]. *Research on Aging*, 2002, 24(2): 243-277.
- [14] 芦恒, 郑超月. “流动的公共性”视角下老年流动群体的类型与精准治理——以城市“老漂族”为中心[J]. 江海学刊, 2016(2): 227-233.
- [15] 杨瑞玲. 随迁老人广场舞趣缘共同体建构与城市社区融入[J]. 人口与社会, 2018, 34(6): 97-105.
- [16] 赖新环, 张尽晖. 大城市候鸟式老人生活状况研究——以广州市为例[J]. 西北人口, 2008(5): 22-26.
- [17] Litwak E, Longino C F. Migration patterns among the elderly: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J]. *Gerontologist*, 1987, 27(3): 266-272.
- [18] 柴彦威, 田原裕子, 李昌霞. 老年人居住迁移的地理学研究进展[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6(3): 109-115.
- [19] 王世斌, 申群喜, 连茜平. 广州流动老年人口的社会支持与融入[J]. 探求, 2013(3): 19-24.
- [20] 谭金可, 鹿启瞳. 长三角地区异地养老社会保障支持的困境及对策[J]. 科学发展, 2020(6): 75-81.
- [21] 高晓路, 颜秉秋, 季珏. 北京城市居民的养老模式选择及其合理性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2, 31(10): 1274-1281.
- [22] 吴丹贤, 高晓路. 居家失能老人照护的未满足需求分析——基于空间资源链接的视角[J]. 国际城市规划, 2020, 35(1): 29-35.
- [23] 杨帆, 杨成钢. 家庭结构和代际交换对养老意愿的影响[J]. 人口学刊, 2016, 38(1): 68-76.
- [24] 祖俊涛, 董黎明. 农村随迁老年人异地养老模式选择及其保障效果研究[J]. 老龄科学研究, 2019, 7(5): 47-58.
- [25] 蒋佳琪, 谢勇. 老年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0(1): 41-49.
- [26] 周小刚, 陆铭. 移民的健康:中国的成就还是遗憾[J]. 经济学报, 2016, 3(3): 79-98.
- [27] 李建民, 王婷, 孙智帅. 从健康优势到健康劣势:乡城流动人口中的“流行病学悖论”[J]. 人口研究, 2018, 42(6): 46-60.
- [28] 韦晓丹, 陆杰华. 季节性候鸟老人自评健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海南省为例[J]. 北京社会科学, 2017(5): 99-107.
- [29] 彭大松, 张卫阳, 王承宽. 流动老人的心理健康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京的调查发现[J]. 人口与社会, 2017, 33(4): 20-32.
- [30] 武玉, 方志, 刘爱华. “年龄—流动”双重视角下老年流动人口健康及影响因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J]. 兰州学刊, 2020(1): 157-171.
- [31] 宋健. 流迁老年人口研究:国外文献评述[J]. 人口学刊, 2005(1): 28-32.
- [32] Yang J, French S. The travel-obesity connection: Discerning the impacts of commuting trips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energy expenditure and time use[J]. *Environment & Planning B Planning & Design*, 2013, 40(4): 617-629.
- [33] 宋江宇, 周素红, 柳林, 等. 日常活动视角下居民健康影响的性别差异——以广州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7): 999-1010.
- [34] 李若建. 不同职业背景老年人生活及养老模式的选择[J]. 人口研究, 1999(2): 3-5.
- [35] Feng J X, Dijst M, Wissink B, et al. The impacts of household structure on the travel behavior of seniors and young parents in China[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3, 30: 117-126.
- [36] 冯建喜, 杨振山. 南京市城市老年人出行行为的影响因素[J]. 地理科学进展, 2015, 34(12): 1598-1608.
- [37] 孙樱. 我国城市老年人休闲行为初探——一个小样本问卷调查的简要分析[J]. 城市问题, 2000(2): 29-30.
- [38] 柴彦威, 刘璇. 城市老龄化问题研究的时间地理学框架与展望[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2(3): 55-59.
- [39] 张纯, 柴彦威, 李昌霞. 北京城市老年人的日常活动路径及其时空特征[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7(4): 116-120.
- [40] 柴彦威. 中国城市老年人的活动空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 [41] 祝银, 李拉, 刘慧涵, 等. 北京市流动老人生活状况研究[J]. 凯里学院学报, 2010, 28(5): 136-140.
- [42] 程文欣, 王艳晖. “随迁老人”公共交往空间的适宜性设计研究[J]. 美与时代(城市版), 2019(2): 41-42.
- [43] Kohli. Societal Integ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Working Society[M]. Berlin: Elderly People in Industrialised Societies, 1996.
- [44] Mollenkopf H, Marcellini F, Ruoppila I, et al. Outdoor

- mobility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elderly people[J].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1997, 24(3): 295.
- [45] Bradley D E, Van Willigen M. Migration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mong older adults: A growth curve analysis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the 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1996–2006[J]. Journal of Aging & Health, 2010, 22(7): 882.
- [46] 周素红, 彭伊依, 柳林, 等. 日常活动地建成环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 地理研究, 2019, 38(7): 1625–1639.
- [47] Li T, Zhang Y. Social network types and the health of older adults: Exploring reciprocal associations[J]. Social & Medicine, 2015, 130: 59–68.
- [48] 田凯. 关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性的调查分析与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 1995(5): 90–95.
- [49] 杨菊华. 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09, 33(1): 17–29.
- [50] 杨菊华.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基于社会融入理论的进一步研究[J]. 人口与经济, 2010(2): 64–70.
- [51] 周皓.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及理论思考[J]. 人口研究, 2012, 36(3): 27–37.
- [52] 宋彦, 李青, 王竹影. 建成环境与老年人休闲性体力活动关系的研究综述[J]. 曲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6(4): 114–120.
- [53] 曹新宇. 社区建成环境和交通行为研究回顾与展望: 以美国为鉴[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 30(4): 46–52.
- [54] 姜玉培, 甄峰, 孙鸿鹄, 等. 健康视角下城市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步行活动的影响研究[J]. 地理研究, 2020, 39(3): 570–584.
- [55] Schwanen T, Páez A. The mobility of older people: An introduction[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0, 18(5): 591–595.
- [56] 刘璐婵. 老年流动人口异地就医: 行为特征、支持体系与制度保障[J]. 人口与社会, 2019, 35(1): 39–51.
- [57] 宿晓乔. “老漂族”的养老尴尬问题研究[J]. 中国集体经济, 2019(4): 163–164.
- [58] Jacobs J. The death and life of the American City[M]. New York: Vintage, 1961.
- [59] 周素红, 宋江宇, 宋广文. 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J]. 地理学报, 2017, 72(8): 1444–1457.
- [60] 陈宏胜, 吴利辉, 李志刚. 从空间隔离走向社会融合: 基于居住空间的评析[J]. 规划师, 2015, 31(增刊2): 61–64.
- [61] Gottdiener M, Hutchison R.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10.
- [62] Sullivan W C, Kuo F E, Depooter S F. The fruit of urban nature: vital neighborhood spaces[J]. Environment & Behavior, 2015, 36(5): 678–700.

## Daily activities and health behavior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ZHOU Suhong<sup>1,2</sup>, SONG Jiangyu<sup>1,2</sup>, WEN Ping<sup>1,2</sup>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2. Guangdong Provinci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ublic Security and Disaster,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aging and family-oriented migration, the elderly migrants have formed a group that needs a special academic attention. Their daily activities, especially, th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the health behaviors, are important aspects that affect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Based on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elderly migration may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the migration for work, the migration for leisure and vocation, and the migration for children. The influence framework of different types of the elderly migrants is obtained based on their daily activities. Measures are proposed to cope with various challenges, for example, differentiating the management for different types of the elderly, optimizing their daily mobility and shaping a friendly activity environment.

**Keywords** the elderly migrants; daily activity; health-related behavior; heterogeneity ●



(责任编辑 卫夏雯)